

苦难的历程

〔苏〕阿·托尔斯泰 原著

Renshishohui wenxuemingzhujiabiancengshu

普及版
(第二辑)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人



苦难的历程

〔苏〕阿·托尔斯泰 原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池长尧
插图：刘健

苦难的历程 (苏联)阿·托尔斯泰 原著
(普及版) 碧宇等 改写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197 000 印数1—4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0531-X/I·103 定价：2.9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夕、十月革命时期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生活，为那一阶段的伟大革命历史事件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作品通过卡嘉、达莎、捷列金和罗欣四个主要人物对生活目的和意义的痛苦探索，对自己在争取新俄罗斯的斗争中的地位和幸福的追求，指出旧知识分子怎样经过错误和迷惑，经过痛苦和考验，终于找到了靠拢人民、走向革命的道路。

序

陈伯吹

青少年憧憬着古今世事奇观，满怀对未来美好理想，面对这广阔的世界，凝望那高远的天空，从而浮想联翩，悠然而动遐思：关于人的生活，物的变异，社会的情状，世界的形势，善与恶的识别，好人与坏蛋的斗争……凡此种种，不可能不在多思敏感而又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心头跃动，他们强烈地要求认识社会，过好有意义的生活。

当然，人在社会中，有所认识，有所思索，只因青少年入世未久，知识不广，阅历不深，更因课内学习紧张，课外缺乏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样，只能从书本中间接地获得第二手的人世情状与人生经验，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生活，摸准道路和方向。而在汗牛充栋的万卷书中，最能描绘世态，勾勒形象，作动人的叙述，写出微言大义的，应推文学作品。何况它不只蕴藏思想意义，还具有浓厚的阅读兴趣，青少年将在文学阅读欣赏中，不知不觉地形成那先进的世界观，这是最可宝贵的收获。

作家，一般说来，都是具有正义感的，心向人民，热爱人民，从而为人民仗义执笔，写出为千万人民传诵的不朽的杰作。它是人民的上好的精神粮食！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在第一辑（共七册）出版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青睐，在这一良好的情况下，自应出版供应更多更好的文学读物，以此满足阅读好书的愿望。果然，如今第二辑的十册跟踪而上，这是值得举起双手欢迎的吧。

这儿还不妨简单地提说一下：第一辑从对资本主义总体的认识，它的萌芽，它的发长兴旺，直到骄奢淫佚，荒乱横暴。这，读者可以在《高老头》、《镀金时代》和《华丽的家族》等作品中，窥见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全盛时期，同时衰亡的迹象也已翘出尾巴来了。

这第二辑促使读者在看清了资本主义的面貌——从温情微笑，逐渐转变到虚伪冷酷以后，变得穷凶极恶，压迫剥削，一副狰狞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于是在《愤怒的葡萄》中描绘了人民的饥饿、觉醒和反抗。作品写出了穷人的希望，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是“愤怒的葡萄在人们心灵里长得饱满起来”了。

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工厂兴起，蚕食了小农经济，迫使其破产。《彩虹》这一作品就是揭露了统治者，并且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为富不仁。

《苦难的历程》与《静静的顿河》是两部伟大的作品：前者写出旧知识分子怎样怀有错误的认识，迷恋过去，在痛苦的考验中，终于懂得了必须靠拢人民，走向革命。后者则通过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族人，如何在痛苦生活中挣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既流血，又流泪，谱写了那个伟大的时代。

在匈牙利，一个从破落户小资产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

子，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谋求自身与民族的解放，作了英勇的斗争。这就是所谓《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其实并非狂想。

西班牙的小说《合同子》，是一幅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生活的画卷，写得血淋淋的，会使读者触目惊心，激发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思想。

其余的《牛虻》、《蝇王》、《永别了，武器》和《青年近卫军》等，都是文学名著，作为青少年读者，都该好好诵读，好好思量，并与80年代的人民生活相互比较和对照，借以端正自己前进的步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

1989年4月于上海

第一部

两姊妹

1914年秋，19岁的达莎从家乡萨马拉到彼得堡去学习法律，她住在姐姐卡嘉家里。姐夫史摩珂甫尼考夫是个相当有声望的律师，他们过着热闹而且阔绰的生活。

达莎比姐姐小5岁，姐姐出嫁的时候，达莎还只是一个小姑娘。姐姐出嫁后，姊妹俩很少见面，到现在她们中间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达莎对姐姐依恋倾心，姐姐对妹妹温柔体贴。

达莎羡慕姐姐的美丽、风雅和待人接物的大方，开始处处都模仿她。姐姐卡嘉竭力设法把她的家布置成为风雅的典范，陈列了市面上还不很流行的新奇珍物；她从来没有错过一次展览会，而且非常注意购买那些未来派画家的画。为了这件事，去年她跟丈夫还发生过几回激烈的争辩，因为史摩珂甫尼考夫喜欢那种寓意的图画，而卡嘉却怀着女性的热情，宁可为新艺术而受苦，不愿意被人家看做落伍者。

达莎也爱慕那些挂在会客室里的古怪图画，虽然她有时候不免伤心地承认，这些正方形的人像，画着几何图形的脸，无需那么多的胳膊和大腿涂着仿佛头痛一样沉闷的彩色——所有这种生硬的、乖戾的诗意，对她那迟钝的想象力说起来实在太高超了。

每逢星期二，在卡嘉家总有一批爱闹爱笑的人聚集在这里吃晚饭。这中间有教师、新闻记者、文艺批评家和青年诗人。

有一天晚餐过去，大家正在喝甜蜜酒，一位年轻漂亮的有名诗人——贝索诺夫走进了会客室。他在沙发上坐下，从卡嘉手里接过一杯咖啡，朝女主人古怪地盯了很久，随后对艺术大发议论，咖啡从他手里的杯子里泼了出来，溅在地毯上。

当两个文学爱好者正要展开一场争论，贝索诺夫却站起来，走到卡嘉身边说道：

“我受不住这么些人。请你允许我走吧。”

卡嘉战战兢兢地请他念一点东西给大家听。可是他摇了摇头，而且在辞别时站了很久很久，把卡嘉的手紧紧地捂在自己嘴唇上，弄得她连背脊都涨红了。

他走了以后，争辩就开始了。男人们一致主张：“他这样公然轻视我们这一群人是不能容忍的。”达莎觉得贝索诺夫是那些与众不同的“真正的”人里头的一个；史摩珂甫尼考夫则恼火异常。

这天过后，达莎买了一张贝索诺夫的像片，把它放在桌子上。他的诗集——薄薄的、白封面的三册——最初对她起了毒药般的作用：她恍恍惚惚了好几天，觉得自己像是一件罪恶的秘密案子的同谋犯。可是当她一遍又一遍地读了这些诗篇的时候，她才开始从这种痛苦的感觉中找到乐趣。

就为了贝索诺夫的缘故，她开始到“哲学晚会”去了。他到得往往很晚，而且极少说话，可是达莎每次回来，照

例很激动。

一天，达莎从“哲学晚会”回来，见史摩珂甫尼考夫独自一人阴郁地坐在沙发上，睁着一双视而不见的眼睛，定睛瞧着一小堆摘下来的花瓣，当他发现达莎进来后，就用一种低沉的、几乎极不自然的嗓音说道：

“昨天夜里，你姐姐做了件对不起我的事。”

达莎打着抖，懂得了史摩珂甫尼考夫管它叫做对不起他的那件事大概就是那种不光彩的事情。最初的一刹那，达莎简直呆住了，两眼发黑。她感到头脑里嗡嗡响着——一切，一切都被摧毁和粉碎了。

突然门廊里响起了尖厉的铃声，卡嘉回来了。

史摩珂甫尼考夫怒冲冲地走进了书房。卡嘉与往常一样，进门后脱去皮外衣，把她绯红的脸颊凑给妹妹去吻，可是没有得到一点反应，达莎一反常态，冷冷地避开了。

“你怎么啦？你们俩怎么了？”卡嘉不安地问道。

“史摩珂甫尼考夫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达莎边说，下巴颏边哆嗦。

“史摩珂甫尼考夫把我的什么事——什么惊人的事告诉你啦？”

“卡嘉，你自己知道。”

“不，我不知道。”

正在这一刹那，史摩珂甫尼考夫那响亮而清楚的嗓音，从书房门里传了出来：

“她在撒谎！”

姊妹俩连忙转过身去，可书房门还是关着。卡嘉说：

“快去睡吧，我要去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卡嘉推开书房门走了进去，达莎回到卧室不久，便听到从书房传来了姐姐与姐夫激烈的吵闹声和姐姐压抑的哭泣声。

达莎很惶惑，在床上翻来复去直至天亮。

二

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达莎为了打发无聊的夜晚，独自一人去参加一个所谓“反习俗斗争”的晚会。可晚会却让达莎感到俗不可耐。令达莎高兴的是，晚会上，她结识了波罗的工厂一个29岁的工程师捷列金。

捷列金高高的个儿，待人和蔼诚恳，显得很有教养。他们在一起只有简短的几分钟谈话，捷列金却感到对达莎的感情既新鲜又难以理解。

这种感情也不见得特别强烈，但使捷列金开始更多地注意自己。他常常这么想：“我快要30岁了，直到现在，我都生活得像野草一样。荒废得可怕！自私，不关心别人。我应当趁早振作起来啊。”

3月底的一个下午，捷列金从聂夫斯基街的机器厂办事处走出来，他抬头望着蔚蓝如洗的天空，解开了野猫皮大衣，被太阳照得眯缝着眼，内心滋生出一个美好的念头：“活着到底不错！”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达莎。她穿着一套蔚蓝色的春装，顺着人行道的边石，慢慢地走着，左手提着一包东西，摇啊晃的；一丛白雏菊在她那蔚蓝色的帽子上颤动着；她的脸，沉思而忧郁。在她背后，一轮巨大的、毛茸茸的太阳，燃烧着春天的愤怒，从蔚蓝色的深渊中发出光芒，照耀着水潭、电车轨道、玻璃窗、行路人的脊背，他们的脚、马车的轮辐和铜饰。

达莎仿佛就从这种蔚蓝色和光芒中走出来似的。她从他面前走过，在人群中消失了。捷列金朝她的背影望了很久。他的心慢慢地跳着。空气是浓郁的、芬芳的，直叫人头晕。

捷列金缓缓地走到拐角上，双手反抄在背后，在一根贴满广告的柱子前站了很久。“多么新颖有趣的奇遇，”他念着，他明知道什么也没领到，可就觉得生平从未有过现在这样的幸福。

他离开那根柱子的时候，第二次又看见了达莎。她正在走回来，一切都跟先前一样——帽子上颤动着雏菊，手里摇晃着纸包，顺着人行道的边石。他走到她面前，脱了帽子。

“达莎，天气多好啊……”

她微微怔了一怔。然后她向他扬起一双冷冷的眼睛——因为阳光，那眼睛里闪烁着绿色的星点——温柔地微微一笑，接着又伸给他一只戴着白羊皮手套的手。捷列金紧密地、亲切地将它握着。

“碰到你多好呀！我今天还想起你。……真的，我的确想起你！”达莎点了点头，她那帽子上的雏菊，也点了点

头。

“我刚才在聂夫斯基街办点事，可是现在已经完全没事了。达莎，多好的天气！……”捷列金翘起嘴唇，十分沉着地不让它们咧开来露出微笑。

达莎问道：

“捷列金，那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啊？”

他们折入一条横路，这会儿就在阴影里走着。

“捷列金，要是我问你一件事，你不会觉得唐突吧？不，你一定不会，我知道我可以跟你谈。不过，你得马上回答我。不要考虑，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一问你，你就回答。”

她脸上现出忧虑的神色，紧皱着眉头。

“从前我常常这样想，”她用手在空中比画着，“天下有强盗，有骗子，有凶手……他们生存在一个什么地方，正像蛇、蜘蛛、耗子一样。可是人们，所有的人们——固然有弱点，有怪癖——都是善良而坦率的。在我看来，整个世界仿佛涂着一层美妙的色彩。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可是，那不是很好吗？”

“慢着！可我现在好像已经穿过这幅图画，掉进闷人的黑暗里去了。……我看到，一个人也许很妩媚，甚至特别动人，简直很动人，而同时却会犯罪，会犯可怕的罪。你别以为我指的是到小食堂里去偷包子，我是说真正的犯罪：撒谎。”达莎转过脸去，下巴颏颤动着。“那样的人居然会犯通奸罪。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像那样的事，难道说是对的？我问你，捷列金。”

“不，不，那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这我一下子说不出来，可是我觉得那是不对的。”

“你以为我没有这种感觉吗？从两点钟起，我就一直在苦闷地闲荡。天气是这样的爽利清朗，可是我想象到在这些屋子里，在帘幔背后，正躲藏着罪恶的人。而我又不能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你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他急忙回答。

“可是我不能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唉，我多么苦恼啊！我还是一个傻小姑娘，这个城市不是为小姑娘们建立，而是为成人建立的。”

达莎在自家的大门口站住了，开始用高统靴尖，在人行道上忽后忽前地踢动一只纸烟盒。捷列金瞧着达莎脚上那漆皮的靴尖，觉得她好像就要在迷雾中融化了，消失了。他要想抓住她，可是用什么力量呢？他知道，那样的力量是有的。他觉得那种力量正在压着他的心，正在扼着他的喉咙。可是对达莎来说，他的种种情感都只是墙上的黑影，因为他不过是“善良的、和气的捷列金”罢了。

“哦，再会！谢谢你，捷列金。你很和气，很善良。我并没觉得轻松一些，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你。你已经懂得我的意思了，是吗？天下的事就是这样。人得成长起来才行，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有空的时候，请到我们这儿来玩玩。”她微笑着，跟他握了握手，走进门口，在黑暗中消失了。

达莎一推开自己的房门，便吃惊地立定了。她闻到一股湿润的花香，随即看见一只扶手很高的、系着蓝蝴蝶结的花篮，放在她梳妆台上，她跑过去，把脸埋在花里。从

早晨起，她就一直想要一件东西，却说不出到底是什么，现在她知道，她想要的原来正是这种紫罗兰。但这是谁送来的呢？达莎解开花篮上的蝴蝶结，发现里面塞着一张纸片，上面用生疏的、很大的笔迹写着“珍惜爱情！”几个字，纸片背面印着：“尼兹花店”。达莎拎着花篮，走到走廊上问佣人：“这些花是谁送给我的？”

“是店里的一个孩子送来给太太的，太太吩咐我放在你房里。”

达莎回到自己房里，在窗边站着。房里已经很黑了，那些紫罗兰正在散发出幽微的香气。那是跟卡嘉犯罪的那个男人送来的。事情很显然。达莎站在那儿想，卡嘉已经像苍蝇一样，落进一个蛛网似的微妙而迷人的东西里去了，这“东西”就在群花的湿润的气味中，就在那个那么虚假、可又那么动人的“珍惜爱情”的词儿中，就在那天晚上洋溢着春意的魔力中。

她的心突然剧烈地、飞快地跳动起来。她穿过房间，走到一个远远的角落上，往一张很大的、柔软的安乐椅上一坐，一面慢慢地剥着一块巧克力糖的包装纸，一面开始追忆着过去两星期来所发生的事。

家里什么也没改变，卡嘉对尼古拉反而特别亲热了。他呢，正在计划到芬兰去盖一所消夏别墅。只有达莎一个人悄悄地感觉到那两个有眼睛子中间的“悲剧”。她下不了决心先跟姐姐谈。而卡嘉，原来对于达莎的心情一向很敏感，这回却仿佛一点也没觉出来。

时钟在黑糊糊的房间里滴滴答答地响着。

这时，房里很远的什么地方，有扇门在大地地碰了一